

周忠毅公奏議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二

楚後學熊開元較

男

廷祚訂

歷陳陰象首劾逆璫魏進忠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目擊時事之非謹列四端以獻仰祈

採納以迓天眷事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

春以來連月曠旱草木爲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卽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
未雨之前先降大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隨
考天占盛陽雨水陰氣脇之則轉而爲雹雹者
陰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
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
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脇陽臣逼
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襄楷抗疏而諫

本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
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 交訂川

默告變之時乃于盛夏陽長之日大雹忽作推
之人事豈爲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事推
測略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觀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卽元氣俱爲
協應內臺一祛卽外憂漸見救寧扶陽遏陰實
關天道臣卽冒愚戇之嫌有不惜矣一曰大臣

名節宜重臣惟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私下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耽戀求容乃今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徒懸寵列公孤而委蛇墮乘至于一席之地彈抨四集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以詬

辱之餘自甘頽耗卽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
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呵迂步領袖百僚之
前此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臣惟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官守有言責者課
之言責苟有寸衷可効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
諫草甫投譴呵隨下數日之內疊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叅劾輔臣之

故

皇史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是

皇上之震疊適爲左右之機鋒

皇上之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護上之厭薄愈堅則下之猜度轉盛將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喜一嘆盡可敲揚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者也一日內臣

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
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嘖嘖咸謂與突之中莫可
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卽未敢盡信而干人所指如
魏進忠者目旣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
志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踰其能迺

皇上以

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講習之勤動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頰笑之暱漸

與相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

說必且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縱

使

密勿之內原無成心如近者衡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必至積久而後知脫若更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內庭之成見與外庭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內庭之借端與外庭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構之端生于長舌其爲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一曰外臣傷讒宜化我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効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袒之分既息一網之棄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僚既構此爲新題而宵人遂裸附以譖語噴血之口任旁唾而不悛而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左議論時亦相爭司馬光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論范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今不學兩君子之

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千載而下復
驚心于樂羊之謗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伐竹鬼
神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
之以融化者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徵
之天而臣觀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卽與剖判應去者去應留者留應肅
清者肅清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軌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規
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

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深
從此陰氣一掃卽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
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力爲旋轉卽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
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僅以膚寸之
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申豐對季武子曰聖
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來常勤惕自克待
旦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

失次卽中爲憂惕因圖政事當行者次第條記
之過明立見施行又嘗得雷斧

命內官捧以前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做焉今日之
異此亦

聖人警心惕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會也故臣于羣陰方盛彙孽漸生之日
敢以此進惟

皇上默體天意仰遵

聖祖下察狂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修省當條行實政這本多以攻訐沽血所奏編
法

皇祖勅警等事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斥逆璫魏進忠并郭鞏交通設陷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巨璫巧借克鋒芟除善類謹直請鋤斥以清
宮禁以絕禍本事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
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剔肝露膽死亡
之誅有所不避矧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目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
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阱旣深毒
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卽殺一身亦何益于事

居思齋文集卷之四
哉日三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簡語爲提醒其
良心寬喻曲曉爲衆解其冤縛甫奉

明旨不得牽經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意
鞏又復起而囂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慢無禮
一至于此臣請因鞏而直抉鞏之根株敢冒死
爲

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

輦轂之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
以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

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
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願聞于

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進忠狺狺恨臣摘臣疏中千
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曉曉詬辯至怒激之聲
直達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輔臣向高婉諭曲
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亦得幸免

此事在

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
臣時卽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
然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掌官
鄒元標等疏請

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爲美事諸臣旣荷

賜環嚮用方始乃獨行筆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
暱進忠以爲中傷臣者舍鞏無可包屬于是乘

輦之入遂日走人亟問亟餽于其門嗾以傾臣
并傾諸異已者而輦乃密受指使造爲新幽大
幽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爲一
冊復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爲匿名文書羅織五
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
十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
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
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
之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

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益鞏之欲借察陷人者
時時驕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
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
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俱當在被螫之列又
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

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
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家
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

之冊終不能溷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
忠一載之謀與鞏等數月入幕之筭終莫掩于
公論而鞏始計拙心勞悞悵莫及宜今日之刺
骨恨臣借事排臣輒誣以熊廷弼爲一阱也獨
鞏之辯疏若忘已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
詭牽合于

召還之典不知臣之疏語正謂

賜環出自

君恩不當如鞏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恨鞏等過絕

賜環之路甘爲名教棄人以爲鞏一罪狀而鞏反謬
爲不解曉曉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避而激

聖怒以相中凡鞏之混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有膽
顛心虛冒認而闌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
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笑
臣有何瓜葛鞏而不言王安則已鞏而言及于
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
烏爲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于

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慘毒無不憐之輩卽心
驅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噴至牽連
劉一燦周嘉謨楊應毛士龍等盡指以善通王
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而其視人世寧復有
廉耻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鞏旣申論及此臣
請

皇上卽爲窮寇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
此便爲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便爲一大證據
臣卽力擊鞏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臣亦不爲

過也臣觀

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

特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輩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

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秉謙

一斤侯震暢一斤王紀一斤滿朝薦一去鄒元

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鄒鄒近且欲厄孫慎行

盛以弘而棄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

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有

敢明言犯其鋒者而鞏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
臣若尚顧微軀不爲黠破將內有進忠爲之指
揮旁有容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典兵
賣威而下復有鞏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通
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
爲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卽將魏進忠立賜鋤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
交結近侍何故以一人私撓察典勒令回話坐

以應得罪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鞏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言及
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縉紳免禍臣卽伏就鼎鑊猶如大海之
損一漚使臣戀一官而

國妖莫剪國賊莫擊臣卽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鵷
班之一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
與吮癰舐痔之郭鞏輩同立于

朝哉惟願

皇上大奮乾綱

立斷施行臣干冒

天嚴可勝隕越戰懼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駟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
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
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
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
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

知道

再申魏進忠郭鞏交通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奏爲奉

旨回話事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
妄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許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
一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
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

悉朕親裁何人厄遂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
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

巨仰觀

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語絕非駕空臣緣感憤時
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孱羸每懷退沮今因郭
鞏之囂不覺披其積愆若騁辯求勝有乖和氣
雅非臣所自盟至臣疏中諸事若章允儒之

寬宥實繇閣請臣非敢謂有他也第聞是日于

文華殿上內臣魏進忠囂然訴辯臣前疏中一丁

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下詔輔在旁實有寬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

講筵諸臣現在可間初拜臣敢撰爲此說以備聽也內計六年一舉與至重大卽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寡臣憲臣卽冢臣憲臣亦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卽考功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十三道之舉此正

明旨所云多官主持者也郭鞏乃以一人而羅織數十人爲一冊欲挾當事者以處分此冊現在可據此其爲私撓明明有據非臣敢臆說至于降處允放各官雖出

皇上親裁而鞏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遏其

賜環于鄒元標馮從吾等則皆詆以盜藪此皆鞏有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鞏指劉一燝爲逆族而上紀初不忍織成鞏詆譭學爲無用而文震孟等曾爲申救卽鞏之疏可窺鞏之心其深

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于孫慎行之耿介
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庭之人實有煩言卽輔臣亦曾爲
申請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交結設陷諸語
臣旣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計今進忠方
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者獨臣一人今
鞏旣織成數十人爲一冊復聞有捏爲匿名文
書出之一人袖中者羅列多人仍欲借以中臣
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事情之可信者一也鞏

時嘗在外倡云進忠欲勸

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鞏以言官何以得聞此說而乃擅自賣弄口口進忠不置此又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鞏與內閣相暱尤非無證當辛酉閏二月中鞏巡視工程時監督主事沈榮力去陋規可省鉅萬鞏反左袒內璫首言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同事趙贊化云此是

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

陽出疏相譏而榮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能自循職掌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嘖嘖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而況有王安一案鞏獨時掛口間積嗔不已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之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夫此諸可據者盡在鞏身臣卽欲不信鞏之交于進忠不可得也夫臣非過入進忠也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借

皇上以市重卽進忠未必盡信鞏等而鞏等則借進
忠以鬻權臣卽欲不信鞏之附託進忠亦不可
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如必欲臣
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欲臣爲緝捕之事
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于

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在手
而後入

告耶臣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旣冒昧而有言敢因懼而
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

雨露雷霆惟

天所賜臣不勝戰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具題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
度諉于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

該部知道

首劾客氏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朝廷之信義難輕

宮禁之舉動難褻仰乞

聖明急割小恩以昭大斷以慎大防事臣聞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于左右近習爲
尤甚履霜堅冰漸不可長所以謹其細也而于
內外防維爲尤甚我

皇上御極以來早朝晏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善卽近者于魏進忠之濫叙旣收

成命于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子無不歡喜踊躍羣舞而頌我

皇上英睿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從此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客氏進宮諸臣得之爭相疑訝豈我

皇上真眷眷于乳哺之恩而不忍一決哉臣于客氏

之侍

皇上誠不知其何狀第卽

皇上近日宣示之言及外庭所以揣度客氏之行計
不過以推燥居濕之勤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孌煦愉之態効慇懃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顰笑之智善將迎于
左右以嬉諧諂諛之習工媚悅于燕閒而已夫
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恃客氏而得以此蒙
優卹于清禁飾錦綺于周身

賜重土田名班一品所被亦既奢矣乃猶欲久國內
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爲乎臣聞小忠者
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芻豢進者藥
石之所不能嘗也便嬖習者忠讜之所不易入
也

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

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
日進于前令色甘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
暱者或反覺淑慎之疎念動于細言者或易開

訛構之釁卽使

聖明天挺究竟終無此事而顧此倖萌曲竇豈四郊
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藏之後
所當近婦言女謁豈聽受經史之時所宜分玩
愒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及

皇上誠瞿然省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取憐
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習日親
至褻

清禁之嚴爲保母報勞之地哉且

皇上于客氏旣已涓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且見細
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

寵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人且謂

天子成言有同兒戲

法宮禁地僅類民家無論

聖明之舉動有乖亦恐內外之防閑甚褻今旣無以
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所關

聖政豈復渺小卽

皇上今日或謂堦前寸土不足爲意婦人女子束縛

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恩格便思逾涯從此
而後狎暱忘紀漸成驕恣人之多言靡所不至
必謂

皇上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忘其
私昵之謫彙孽漸起寵競日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思始事之不斷雖
欲追挽亦將何及臣誠慮此能復顧此輩之私
嗔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哉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

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唐
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國凡此三
君召尤致咎皆繇保婦主既無終彼亦自禍原
其事始皆謂無傷迫乎末流遂成兩敗迴恩
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痛息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慎

內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強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容氏一依

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裁于一時者似彰大斷而所保全其終始者實見深恩所謹于審此二處者似小而所昭示于天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鉞謹吐其愚惟願

皇上蚤持明斷立

勅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

請斥大壩劉朝典兵行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聞直陳利害以遏奸萌事臣嘗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以敢輕亂況乎軍旅重寄內則有閣部主持外則有撫鎮專轄下則有臺省部僚可以從中効用從未有以內臣而輒與戎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重情而敢以貂璫小輩闖入其中以自託于

天子之親臣者乃日聞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朝分率內操諸璫巡視檢關犒勞諸軍若有似十古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有此事俟其僕馬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既往之諫乎用敢不避斧鉞略吐其愚夫

皇上重念關門晷焉東顧皇皇焉爲事屢慮也此

誠

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自然使

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面與商確問

具將士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日進一
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參決邊圉大略不越此
矣而乃議遣內臣使之巡閱此爲何意也哉是
必左右近習有倡爲綺言以惑

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真不若近臣目擊可信以此
歆動

聖意欲以佩刀擐甲自賣勤勞衣蟒圍玉炫耀都市
此其自爲計誠得矣寧無褻

國體而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重造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
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耳目若
視重臣尚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一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
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一無可遣之臣此其
不可二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鳴
泰圖上險四列爲御屏豈不可據何必待一中

使之言始爲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
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侈
飾軍容喧譁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觀聽一害也
關門尺地食物單殘諸璫襟沓囂詬易起二害
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僚中人貴倨輕與抗衡體
統易棄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
輕信易疑授拾邪言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
性喜諛惡直巧獵頌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微侍
之心來兵伍粉飾之想五害也近侍專兵立威

賣重自明得意賞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
有孤衆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名念熱鑽穴情
深謬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旣衆弊孔
易開財利相親唾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
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多
端疲累窮民驚殘雖犬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
目前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
習與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傳翼彼旣自恃有威
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信或妄陳經

緯之郭言自託方略因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
之官漸乃謀爲巡採之使漸乃謀執大柄漸乃
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場之事以腐豎而
品隳文武之才邊釁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
人心繇此而灰此之大害直係

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竦安得謂今此一行僅同常
道正罪其逆逆在道在道在道在道在道在道在道在道
舉乎哉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政事

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

祖宗之法翊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倒持
何言不可憑竊紊綱亂紀芽孽叢生此巨所爲
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昔漢中常侍
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福毒流縉紳遂有清
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玩弄國政妄自
專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貫頻年用兵自號
太師出入專恣遂來夷虐我

朝土木之事禍繇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逆瑾此皆

已事彰彰較著若不禁防此實預行遏絕恐此
革無知習爲故事釁亂之作其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須面與
大臣親自裁決卽有小誤不妨臣下互相規正
又何用此趨蹌小革而與之商略

國家大事哉臣旣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乞
皇上鑒臣愚忠卽將此行

賜罷毋令宵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

糾司禮監王體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愚臣循

祖制以盡職內監駕妄說以撓公謹據實糾正以伸
國體事臣惟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臣盡臣職謂之忠君臣昧臣職
謂之負國臣少而服膺斯語五年邑令頗極清
釐近以愚闇苟蒙

皇上欽遣查刷光祿寺錢糧臣以查刷之義兼誦

世宗肅皇帝設差明旨正謂本寺經費交涉中涓頭緒甚繁支取易冒故歲遣臺官一員稽查而制去之嘗查萬曆初年歲費止七八萬金卽在中年多亦不過十三四萬以至數年之內寺帑積餘多至百餘萬兩

皇祖取爲給邊佐國之用此皆鑿鑿可攷今臣旣任此差正臣稟仰成規俯盡職掌之日也臣自蒞任每搜考故牒竊見其中混淆靡襍因稍爲分別先于去歲奏繳揭內略整次第隨復累次遞

查多所駁正約自數月以來汰革冒破歲計不啻二萬餘金此皆實有銀數可抵正供非若往昔僅扣時估虛數以存節省之名者也昨閱邸報見司禮監太監王體乾一疏無端牽扯

郊廟享用至集臣兩三月間行查四項以爲飛檄旁午且稱引其坐家官侯元李忠趙進成王登進等謂臣誤聽書役以爲此輩需勒不遂之故以此捏駕似巧實拙臣請得而糾正之夫臣職在查刷每月奏繳間有清查此亦常事數旬三票

何爲旁午臣查會典開載自五月以迄八月內
外各員例不給酒臣遵會典而行此于郊廟等

用有何干涉又臣攷本寺錢糧大都改折上而
御膳后妃下而各宮嬪御大而閣輔卿貳小而部寺

曹郎內而司禮侍從外而局匠官儒一切供辦

率從折色以取清淨獨有數項目冒本色使行

戶借此以飾苦而寺帑不免于浮支故欲照例

改折曾于前月疏內具題不過節浮價之費而

省旁役之侵且知造作局匠烏有子虛率係冒

破雖有本色之名未嘗不就行戶私折故臣爲此直捷簡便之法此于各員初無不利獨寺監各役則皆苦以爲去其侵沒之實者也卽臣衙門書役亦共苦以爲絕其游移之路者也累朝祖宗軫念民艱本寺錢糧先經寺卿屢請改折具有成規今臣按規而請豈爲輕改臣方以此掃空胥役之弊豈得反云誤聽下人之言卽菜豆一項雖多虛冒然臣亦僅批寺廳量裁鋪墊以甦行戶何嘗遂議申革若

聖濟殿朔望供養一項實多重支誌亦不載臣卽
一查以核緣繇何得遽爲多事至其稱引誌書
尤爲可訝夫誌書成于舊寺卿徐必達雖多詳
析聞其交代之際間委署官未及盡核萬曆初
年收簿且未及會同查刷臺臣間有參差不合
奏揭且體乾果信寺誌則供養一項重冒疊支
爲誌中所不載者又何不曰誌自安而行文寺
廳反謂誌中遺漏也此皆其說之不可解者也
至于襍碎一給每歲費有千餘原係私給向來

不敢聞之

皇上故不載臣奏揭近臣欲奏繳盡如實數始知舊
有此項臣卽行查駁正乃臣職掌當然今偶一
問及而該監輒嘵嘵起而爭焉則是

朝廷之上但知有內監不知有外庭但知有濫觴不
知有

祖制臣無所用查刷卽

國家亦無所用臣等不識數年之後

禁庭之喜事日多

官府之辦額日廣此輩之貪饕日奢寺帑蕭然又將何項錢糧借爲支應此又臣之不能爲該監解者也然臣因是而竊歎今天下事之難爲也皇上方日憂無餉日詰諸臣治餉年來自加派而外議搜括議事例議抽典舖一切苟且之政無所不爲且至各官捐俸以佐涓埃此亦可謂纖屑之極矣而

國家皆不憚爲之乃冒濫所在罔有清釐可省鉅萬者一涉內豎堅持不破幾視外臣爲仇而對

且恨之不知此輩日食

君祿日享富貴卽光祿一項歲額二十四萬其供
皇上之玉食者每月不過千金

中宮之膳每月不過三百餘金以次遞減膳費儘
少獨內監食卓一賞銀至三萬餘兩米至一萬
餘石此外虛冒不可紀極此其取于

國家者何奢而銖兩偶涉輒起相爭又何其用心
之不同一至此耶嗟乎世事至此幾都付之無
可奈何而臣之愚闇乃當此刀俎方脫之餘復

月正身公考論
欲起而率成規以循職掌臣之愚真可謂下愚
矣第使人皆習爲智臣而不爲愚臣恐非所以
訓天下而明職守也伏乞

皇上勅諭王體乾各圖盡心毋得阻撓臣差仍乞懲
戢侯元李忠趙進成王登進等毋更憑依狐鼠
構挑生事自干違制之律其尚冠執事等酒飯
或令仍支本色此外匠作虛名合請仍照改折
至于停酒之令具在會典臣不敢不爲奉行礮
碎之給不載奏揭臣不敢不行裁減臣職掌所

關

國體所係特爲駁正如謂臣言無當卽臣差便可
不設若此差一日難裁則臣當一日盡職不敢
避權倖而貽素餐之誚也臣于冒

宸嚴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七月初一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該寺錢糧節省已多這所奏皆係

祖制着照舊遵行不必爭執該衙門知道

再申魏進忠郭鞏交通設陷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揭職連疏糾郭全
谿掌科之橫至直抉其媚竈情狀長安士論無
不人人痛快謂此網一破從此內外之交漸知
顧忌

君父當有自主之威靈閣部當無潛移之隱慮是非
邪正當復還公論用舍予奪當復在

朝廷天下士大夫仍得伸眉吐氣事我

皇上于天清日朗之下而一二黨閹小人亦得屏息

選竄不敢再挾城狐社鼠之威而肆其異喙之
毒爾時職已不復知有頂踵矣旣而

嚴旨震疊伏鎖何辭懷忠者無不憂職以不測而金
谿之黨猶暗暗下石害職不遂尤欲中職以杖
而後快職復義不反顧回話一疏據實直陳語
甚詳核不自意反荷

聖恩薄譴其戇以此知

堯舜在上照臨無私而金谿等平時所交結以恐喝
入者其伎倆至此始敗頃見金谿疏辯至力請

斬職以報效恩璫語雖克滌而畢竟心怯于交
通之實罪膽寒于衆正之合糾謬啞佯孽頗知
畏懼卽此便是

朝端一好消息職向日疏中所云拚一身以解衆
網者殆非妄也試問金谿先時對人揚言擬于
計事後必論某給事某清卿某御史某部寺斷
不放過者今何亦蟬寂而不再叫乎九鼎鑄而
魑魅消然犀燭而妖形見小疏一出而行邊之
狡計遂空纍囚之賄謀俱敗卽謂職從刀山劍

林中提出一郭金谿可矣乃金谿所自辯者尤堪絕倒更欲職指人指地指物以實之反不欲職終存厚道以少留其說抑何不自愛之甚也嗟嗟梧垣累疏尚乞靈于捉刀而內豎通書反欲禁其假手且權璫之家僕卽是權璫之分身問餽之頻仍無非黃白之錯落暮夜屬垣金谿安得一一彌縫之而欲風聞不到于職何可得耶至于大工一事人實抗疏以鋤奸弊而反云昏曠庸流已旣倡言不宜節省而反云省數十

萬此等語言實所難解乃猶自名善類駕口口
正不知從古至今幾曾有托足閤門之正人幾
曾有下氣怡色交歡婦寺之善類又不知長安
一片地上自金谿一二輩外誰復肯捨其名節
甘與刑餘爲族而至煩金谿有同類憂也嗟嗟
金谿不記往昔錢夢臯等巧逢奸相之惡尚且
貽臭到今乃金谿至舐杯人之癘以逢其惡則
醜態更在夢臯諸人下舉朝覷破正未知其汗
從何處出耳職請爲金谿下一轉語方今

宮禁隱憂無如劉朝典兵一事金谿能從今日草
一數千言疏直爲參破以消異日大禍則職當
九拜金谿且爲同朝力辯金谿交結之誣若猶
未也縱有舌長三尺終不能洗此交通一段公
案矣至其疏中牽纏察事無非爲諸邪開翻案
之門而受人嗾使以掩求寬宥趙之罪狀耳而
反謂職介介也哉職今日之身得免杖免斥皆
皇上所賜之身也此身一日在

朝誓欲一日盡言擊賊辱羸之軀業挤出以報我

皇上在闈黨暗地安排職萬有所不懼也姑先一
揭以明之謹揭

天啓三年三月十五日發抄